

想



徐志摩小品精萃

想
飞

XU ZHI MO
XIAO PIN
JING CUI

XIANG FEI

上海书店出版社

I 267 1754



徐志摩小品精萃

想 飞

XIANG FEI 上海书店出版社

展望之 编

沪新登字 119 号

责任编辑 剑 箫

封面设计 柯国富

想 飞

——徐志摩小品精萃

徐志摩 著

展望之 编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 401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丹阳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4 月第一版

1994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118 千字

印数: 0001-6000

ISBN 7-80569-762-0/I·220

定价: 4.80 元

前 言

人，可分两类：一类喜爱了解别人，一类愿意别人了解他。前者，理智、冷静、目光锐利、善于观察、思索；后者，热情、单纯、胸襟坦荡、浪漫天真。如果用这种区分来看现代文学家，鲁迅、周作人、茅盾、老舍、钱钟书、沈从文与徐志摩、巴金、何其芳，就各站一边了。

纵览徐志摩的一切诗文，他就是无顾忌、无拘束地向所有的人敞开心扉，倾诉着自己的遭遇、感受，他要你们理解他、同情他、爱他。他将每一个人都看成是知心朋友。

生命的赋予：十年创作。

徐志摩写过剧本，没有冲突、没有层次、没有个性，只是用对话说了个传奇的故事。他的小说也是失败的尝试，他没有一眼就看到人的心底的锐利观察力，也缺乏编造故事的本领。《轮盘》小说集里有好几篇，原来收在散文集子中，硬挤在这里，充一个角色，壮壮阵容。几乎每一个搞文学的人都夸张着自己的写作能力，以为自己的一管笔可以写出各类体裁各种风格而且能够与前辈的伟大著作媲美。失败了，有的赧然一笑，回到自己熟悉的天地；有的却是继续浪费着大量的精力和才华。志摩只是小小的迷失，最终还是回到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写诗和诗一般的散文。

志摩的诗，自有它的成功。只是，太多的格律、修饰、象征、音韵、思想和感情装入一个庄严、华丽的框子，也就没有散文那样贴近、平实。散文里有一个更真诚的志摩。

徐志摩的散文约有六十万字，我们遴选了五分之一左右，编成这个集子，算是一条小路吧。你有耐心，你有悠闲，踏上去散步，这里有悦目的野花，有曲径通幽的雅趣，有可以憩息、默想的如盖圆荫……到了尽头会在你的心里留下一些难忘的东西。

二十九篇，逶迤延伸……

徐志摩写泰山，将现实与幻想混为一起。他赋予了风景太多的个性，而这个性不完全属于沉默的山山水水，更多的属于陶醉的诗人。这是一种典型的浪漫主义描绘大自然。游天目山，从山中的那些“来得纯粹，来得清亮，来得透澈”的清籁写起，引出“一声宏钟”，激起了思流，谈和尚，谈佛学，有景有理，这是中国游记的传统写法，讲究结构章句。北戴河滨只是一个由头，没有几句的描绘，就转出大段的抒情、议论，在这儿就写得更随意更洒脱，文字也分外的华丽、辉煌。

三篇异国风光，另是一番笔墨。

将佛罗伦萨译成翡冷翠，这是徐志摩的一个小小的杰作，仿佛是从戈蒂叶、王尔德那儿借来的语言，美而绮丽。徐志摩的精神找到了故园。他的感情和文笔都开了闸，一泻千里，奔驰流淌，没有情绪的停顿，没有字句的逗留，首尾相联，一支乐曲，裹住你身心。随便挑几段念念看，是不是旋律？是不是有着超越文字表现的魅力？

这里选的《巴黎的鳞爪》只是一篇长文章的开头，下面两则故事删去了。留下的头，可以作为单篇的散文看，写得

华艳而缜密，表现了巴黎的特点，也更表现了作者的风格，浓得化不开。

康桥是徐志摩的人格、文学的摇篮。康桥孕育了他的诗魂，重新塑造了一个徐志摩，将杂质从他的生命里剔除了。徐志摩写康桥，就是写他自己，写他性灵深处的云生涛灭。《我所知道的康桥》对这本小册子来说，太长了些，但不得不选，这是志摩散文中的精品。前面说《翡冷翠山居闲话》是乐曲，那还是奏鸣曲，这篇散文就是大交响乐了，起篇平缓，渐渐流畅，最后箫管齐鸣、急骤凝聚。

山水城廓只是沉默的感应，还有一些活的灵魂发出巨大的召唤，震撼着徐志摩的生命。他写下了一系列活着的或已逝去的文化巨人对他的精神影响。

他用诗的语言让我们用脑又用心领悟欣赏了西方最美的一位诗人的最美的一首诗：济慈的《夜莺曲》。胡适把徐志摩称作“单纯的理想主义者”，说：“他深信理想的人生必须有爱，必须有自由，必须有美，他深信这种三位一体的人生是可以追求的，至少是可以用心血培养出来的。”爱、自由、美，正好相应着三位英国浪漫主义大诗人：雪莱、拜伦、济慈。这三个诗魂是徐志摩命运天空上的星宿。

紧接着对济慈诗歌的阐释，我们选了他论述罗曼罗兰的文章。从唯美的艺术家到人道的战士，人们可以看到他的精神历程的繁复曲折，它的系列性和多层次性。令人叹服的是徐志摩写于二十八岁的论述罗曼罗兰的文章，不仅在中国介绍研究罗曼罗兰的领域里是较早的一篇，也是较完整与精辟的一篇。

徐志摩没有见过罗曼罗兰，却拜会过哈代一次。他写过好几篇关于哈代的文章，也翻译过哈代的作品，看到了

哈代“对于生命本体的嘲讽与厌恶”，也看到了哈代不懈地用自己真纯的心灵去探索人生，“不留恋地戳破虚荣或剖开幻景”。这是对哈代辩证地理解。在《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遗留给二十世纪的英国十九世纪末最大的小说家的一幅真实的素描。

对徐志摩有很大影响的当代西方人士，还有罗素、威尔斯、傅莱仪、曼殊斐尔、狄更生、魏雷等人，他都写了文章论及，集子没有收这些文章，这里提一提。

有一个问题，似乎可以提请徐志摩研究专家注意。徐志摩留学西方时间并不长，两次欧美旅行也较短暂；可是西方文化给予他的影响比其他当时留学欧美各国的人都要深远得多。他的人生观、艺术观都是外来的。他的旧学根基是不差的，他能写流畅的古文，而且是大学者梁启超的入门弟子；但是，我们很难发现他的文学创作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联。从屈原到黄遵宪，没有一个诗人是他所崇拜的。闻一多有李白，梁宗岱有陶渊明，冯至有杜甫；翻遍徐志摩的作品，只有引用过陆游和黄仲则的几句诗。当然，不是绝对的，徐志摩文学创作，还是运用着中国文字，从深层来说，仍是基于本国的文化泥土。这里想说的，是总体的、主要的影响。

有趣的是，从对面的角度来观察，二、三十年代西方人士对中国文化还是隔膜的，一定程度上正是通过与徐志摩相交，从他的谈吐、举止、品格、气质、学识、修养、才华，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

二十世纪初叶。在中西文化交流融合中，徐志摩是个小小的枢纽。

影响徐志摩人格的还有他周围的亲友。集子收了几篇

他的悼怀文章。哀悼文章很难写，既要情真意切，不事雕琢；又要顾及艺术感染力。是文学的表现，不是村妇的呼天抢地。感情抒发与理智制约下的行文运笔，必须谐和得恰到好处。这又无须刻意经营，作者只管表露情愫，娓娓道来，笔底的功力自会将字句与哀怨安排谐调得妥妥贴贴。这一类文章，在现代文学家家中，除了巴金以外，当以徐志摩写得最好了。

《海滩上种花》、《再谈管孩子》是议论文章。议论文章志摩写得很多，大多写得不太出色。首先是徐志摩当时年纪还轻，又急于吸收各类主张，还不及融会贯通，就显得思想很“杂”，缺乏明晰、坚定的理论体系，论及问题容易流于肤浅。其次，他的气质和文风都善于抒情，在他的头脑和笔端都无法结出沉思的智慧之果。我们这里就选得少一些。《海滩上种花》，赞美自然天真的童心，害怕“文明”去污浊湮没它。《再谈管孩子》，与另外几篇谈论罗素的文章有关，宣传了罗素的儿童教育观点。

《迎上前去》、《自剖》、《再剖》、《想飞》都是属于自我剖析的文章。烦躁的灵魂寻觅不到安宁发出夏蝉般的絮语，这里的痛苦、渴望又是以文人中罕见的无忌、真诚，坦露着。

几篇弁言和序，志摩描述了自己的文学历程；细看来，跋涉者的足印里确有滴滴心血之痕迹。

《西湖记》是日记，这里更是随意泼洒的天地，心手相应，笔走游龙。游船、赏月、参佛、吃红菱、卖小青蛇、骂康圣人……装在一幅画框里，透明流动，清纯得可爱。

《爱眉小札》的日记、书信都是为一个人写的。眉，青黛一抹，弯弯的，细长的，微微蹙聚，带着惹人爱怜的哀怨。日记、书信也就写得这样的美。

我们看到了山水、名城、学校、伟人、亲朋、艺术、哲学、政治、爱情，对徐志摩的影响以及他对这一切的理解和感受。这里，没有真理、完美，有的只是一个追求真理和完美的不断颠扑不断前进而三十六岁就夭亡了的青年诗人的生命轨迹。

徐志摩的散文就是这种生命轨迹的真诚表白。如果仅是真诚，哪怕这种真诚能够深深打动人们的心，也还不是作品值得阅读、流传的原因，它们必须是艺术的表现。

关于志摩散文的艺术成就，他的许多同时代人皆有评述。胡适称他为散文大家。周作人说他的散文写得比诗好。陈西滢、杨振声相继指出他的散文“有一种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风格”，“他的文章的确有他独到的风格，在散文里不能不让他占一席之地”。阿英宣称徐志摩的文章是一种新的文体。

谈到志摩散文的风格，一般都喜欢引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评定：浓得化不开。这里，着意的是：感情的浓郁、词藻的绮丽，往往忽略了文句的密致性和繁富性。岂知，正是密致而繁富的文句，粘附上浓郁的感情和绮丽的词藻，才创造出“中国文学里从来不曾有过的独到”的浓得化不开的风格，形成了一种新的文体。志摩的某一部分散文，感情是委婉的、文字是清淡的，唯有这文句的密致性和繁富性，几乎披于他的一切散文作品，它是志摩风格的基因。

秦汉六朝唐宋明清一切大文章的奥义法度尽凝结融化于鲁迅、周作人、梁实秋等人的散文中：洗练、疏淡、清新、自然、韵致。徐志摩偏偏走着另一条路。

徐志摩的散文不是造形的，而是音乐性的，快速的，流动的，没有停顿，没有逗留，没有间断，使你目不暇接，容不

得思索、品味，他跟着感觉走，你跟着他的笔走。

他的老师是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后期创造了一种无韵素体诗，一个特点就是跨行。往往是到了诗行之末，句子并未终结，跨到第二行去，甚至形成贯穿三、四行或更多行数的诗段。这种形式表明：莎士比亚“他在更坚决地打破一行一句的传统格式追求更大的流动性，伸缩性，同时又打破韵律上的刻板和单调，追求更复杂的音乐效果”（王佐良《风格和风格背后》）。

一大段话绵绵不断，像首乐曲。

徐志摩将这种诗的形式，熔解、煅打、改造、再生，建立了富有象征意味的乐曲般的散文风格。

志摩的创作在二十年代，整个新文学还处于探索、发育的阶段，他的文章中自然有着不少生硬、枯涩、造作的痕迹；后一辈继承这种文体而写得更圆熟更纯美的是何其芳、李健吾。一程长长的寂寞……半个世纪以后出了个余秋雨。

徐志摩、何其芳、李健吾，到余秋雨，在深厚人生、繁缛字句的背景下惨淡经营着散文事业，一条满是风霜雨露的漫长道路，有喜悦，有满足，也该有厌倦，有萧索吧；期待有心的研究者去作深层的探索，我只是随意画一段轨迹。这里，没有简单的承受关系，有的是复杂的影响、感应，一个杰出的文学家，用李健吾的话说：“最大的来源，又是他自己。”

展望之

目 录

—— 鹤鹑丛书 002 ——

1 前 言	66 我的彼得
1 泰山日出	71 家 德
4 天目山中笔记	77 海滩上种花
9 北戴河海滨的幻想	84 再谈管孩子
13 翡冷翠山居闲话	90 “迎上前去”
16 巴黎的鳞爪	96 自 剖
19 我所知道的康桥	103 再 剖
29 济慈的夜莺歌	108 想 飞
40 罗曼罗兰	113 给新月
48 谒见哈代的一个下午	118 诗刊弁言
55 悼沈叔薇	122 《巴黎的鳞爪》序
58 吊刘叔和	123 《翡冷翠的一夜》序
62 伤双栝老人	125 《猛虎集》序
	130 西湖记(节选)

-
- 138 爱眉小札·日记
(节选)
- 152 爱眉小札·书信
(节选)

- 164 眉轩琐语(节选)
- 168 站在徐志摩墓前
(代后记)

泰山日出

振铎来信要我在《小说月报》的泰戈尔号上说几句话。我也曾答应了，但这一时游济南游泰山游孔陵，太乐了，一时竟拉不拢心思来做整篇的文字，一直挨到现在期限快到，只得勉强坐下来，把我想得到的话不整齐的写出。

我们在泰山顶上看出太阳。在航过海的人，看太阳从地平线下爬上来，本不是奇事；而且我个人是曾饱饫过江海与印度洋无比的日彩的。但在高山顶上看日出，尤其在泰山顶上，我们无餍的好奇心，当然盼望一种特异的境界，与平原或海上不同的。果然，我们初起时，天还暗沉沉的，西方是一片铁青，东方些微有些白意，宇宙只是——如用旧词形容——一体莽莽苍苍的。但这是我一面感觉劲烈的晓寒，一面睡眠不曾十分醒豁时约略的印象。等到留心回览时，我不由得大声的狂叫——因为眼前只是一个见所未见的境界。原来昨夜整夜暴风的工程，却砌成一座普遍的云海。除了日观峰与我们所在的玉皇顶以外，东西南北只是平铺着弥漫的云气，在朝旭未露前，宛似无量数厚裘长绒的绵羊，交颈接背的眠着，卷耳与弯角都依稀辨认得出。那时候在这茫茫的云海里，我独自站在雾霭溟蒙的小岛上，发生了奇异的幻想——

我躯体无限的长大，脚下的山峦比例我的身量，只是一块拳石；这巨人披着散发，长发在风里像一面墨色的大旗，

飒飒的在飘荡。这巨人竖立在大地的顶尖上，仰面朝着东方，平拓着一双长臂，在盼望，在迎接，在催促，在默默的叫唤；在崇拜，在祈祷，在流泪——在流久慕未见而将见悲喜交互的热泪……

这泪不是空流的，这默祷不是不生显应的。

巨人的手，指向着东方——

东方有的，在展露的，是什么？

东方有的是瑰丽荣华的色彩，东方有的是伟大普照的光明——出现了，到了，在这里了……

玫瑰汁、葡萄浆、紫荆液、玛瑙精、霜枫叶——大量的染工，在层累的云底工作；无数蜿蜒的鱼龙，爬进了苍白色的云堆。

一方的异彩，揭去了满天的睡意，唤醒了四隅的明霞——光明的神驹，在热奋地驰骋……

云海也活了；眠熟了兽形的涛澜，又回复了伟天的呼啸，昂头摇尾的向着我们朝露染青慢形的小岛冲洗，激起了四岸的水沫浪花，震荡着这生命的浮礁，似在报告光明与欢欣之临莅……

再看东方——海句力士已经扫荡了他的阻碍，雀屏似的金霞，从无垠的肩上产生，展开在大地的边沿。起……起……用力，用力。纯焰的圆颅，一擦再探的跃出了地平，翻登了云背，临照在天空……

歌唱呀，赞美呀，这是东方之复活，这是光明的胜利……

散发祷祝的巨人，他的身彩横亘在无边的云海上，已经渐渐的消翳在普遍的欢欣里；现在他雄浑的颂美的歌声，也已在霞彩变幻中，普彻了四方八隅……

听呀，这普彻的欢声；看呀，这普照的光明！

这是我此时回忆泰山日出时的幻想，亦是我想望泰戈尔来华的颂词。

天目山中笔记

佛于大众中 说我尝作佛 闻如是法音 疑悔悉已除
初闻佛所说 心中大惊疑 将非魔作佛 恼乱我心耶
——莲华经譬喻品

山中不定是清静。庙宇在参天的大木中间藏着，早晚间有的是风，松有松声，竹有竹韵，鸣的禽，叫的虫子，阁上的大钟，殿上的木鱼，庙身的左边右边都安着接泉水的粗毛竹管，这就是天然的笙箫，时缓时急的参和着天空地上种种的鸣籁。静是不静的；但山中的声响，不论是泥土里的蚯蚓叫或是轿夫们深夜里“唱宝”的异调，自有一种各别处；它来得纯粹，来得清亮，来得透澈，冰水似的沁入你的脾肺，正如你在泉水里洗濯过后觉得清白些，这些山籁，虽则一样是音响，也分明有洗净的功能。

夜间这些清籁摇着你入梦，清早上你也从这些清籁的怀抱中苏醒。

山居是福，山上有楼住更是修得来的。我们的楼窗开处是一片蓊葱的林海；林海外更有云海！日的光，月的光，星的光，全是你的。从这三尺方的窗户你接受自然的变幻；从这三尺方的窗户你散放你情感的变幻。自在；满足。

今早梦回时睁眼见满帐的霞光。鸟雀们在赞美；我也加入一份。它们的是清越的歌唱，我的是潜深一度的沉默。

钟楼中飞下一声宏钟，空山在音波的磅礴中震荡。这

一声钟激起了我的思潮。不，潮字太夸；说思流罢。耶教人说阿门，印度教人说“欧姆”(O——m)，与这钟声的嗡嗡，同是从撮口外摄到阖口内包的一个无限的波动：分明是外扩，却又是内潜；一切在它的周缘，却又在它的中心；同时是皮又是核，是轴亦复是廓。“这伟大奥妙的”(om)使人感到动，又感到静；从静中见动，又从动中见静。从安住到飞翔，又从飞翔回复安住；从实在境界超入妙空，又从妙空化生实在：

“闻佛柔软音，深远甚微妙。”

多奇异的力量！多奥妙的启示！包容一切冲突性的现象，扩大刹那间的视域，这单纯的音响，于我是一种智灵的洗净。花开、花落，天外的流星与田畦间的飞萤，上绾云天的青松，下临绝海的巉岩，男女的爱，珠宝的光，火山的熔液；一婴儿在它的摇篮中安眠。

这山上的钟声是昼夜不间断的，平均五分钟时一次。打钟的和尚独自在钟楼上住着，据说他已经不间断的打了十一年钟，他的愿心是打到他不能动弹的那天，钟楼上供着菩萨，打钟人在大钟的一边安着他的“座”，他每晚是坐着安神的，一只手挽着钟槌的一头，从长期的习惯，不叫睡眠耽误他的职司。“这和尚”，我自忖，“一定是有道理的！和尚是没道理的多；方才那知客僧想把七窍蒙充六根，怎么算总多了一个鼻孔或是耳孔；那方丈师的谈吐里不少某督军与某省长的点缀；那管半山亭的和尚更是贪嗔的化身，无端摔破了两个无辜的茶碗。但这打钟和尚，他一定不是庸流不能不去看看”！他的年岁在五十开外，出家有二十几年，这钟楼，不错，是他管的，这钟是他打的（说着他就过去撞了一